

羅山隨筆

和装本

15

91





羅山先生隨筆

世傳管相公遭譖之西州也

作詩曰離家三四月落

淚百千行萬事皆如夢時之仰彼蒼此則唐詩人

杜甫之作而公亦偶同耳

林子曰仁德皇帝者有文王之資有伯夷之行我朝

之賢君也下視延天之時則仁德之風安在哉

源判官義經行關東辦慶等從之路次店店主老爺

老媪也見其九子慶曰多乎哉曰爺子六人媪子

六人合作九人慶不解告義經義經曰然也有之



爺未娶媼媼未嫁爺之已前共有子三人合作六
人已娶已嫁之已後生子三人又合作九人父母
有異同故也慶聞而領之一日友人或與余談及
于此因取毫偶記之予以爲古之絳縣老人之流
乎

成十四年左傳華元曰鄙我亡也我亦亡也亡一也
哀六年左傳楚子卜戰吳不吉卜退不吉曰然則
死敗師不如死逃雖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雖乎
史記漢書陳涉傳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

國可乎其未云成死者固什六七且壯士不死則
已死則舉大名耳僧珍藏叟云史記左傳文章亂
道好不亂道亦好

國俗謂黃昏爲王莽時言晝前漢夜後漢也以日氣
已沒夜氣未萌故也然則名王莽時也當哉班固
贊所謂紫色蠅聲餘分閭位者不正也亦相似
謂恨父之子曰孝謂惡子之父曰慈謂犯兄之弟曰
悌謂拒弟之兄曰友是余之家訓也謂夫婦曰別謂
朋友曰信謂爲人曰忠謂爲己曰學是余之家語

也

洪文敏曰易所稱魚皆指鯉也羊皆指羖也於姤中
孚夾歸妹等可見之

左傳署君子曰史記署太史公曰漢書署贊曰後漢
書署論曰共是論辨也

七月七夕天孫河鼓相會之事振古迄今比之云爾
可謂不經也余依詩大東作詩曰二星相遇漢之
邊世俗遙望七夕天牛女元非閨裡物請君解惑
大東篇癸卯秋七月初七寄歌人頌遊云

林子曰賴朝義時者我朝之桓文乎功爲大罪亦爲
大故讀春秋者不可不知二伯之功與罪也所以
者何與他王伯之辨也樵夫談王道而矧於吾乎
又於仲尼之門乎故曰賴朝義時我朝之二伯也
嗚乎如後鳥羽院何
藤房去之正成死焉林子曰建武有二忠焉
俗所謂二十有四存者嘉語恠異寔非有道之者所
述也昔程夫子謂十哲者世俗之論也余於二十
四存亦云

周濂溪於理上看邵康節於數上看程子易專說理
朱子易專說數伊川似周子考亭似邵子其所傳
授者如此云伊川謂堯夫曰知易理爲知天知易
數爲知天堯夫云還須知易理爲知天
柳宗元曰其決詞也雖然周頌天作云彼徂矣岐有
夷之行論語學而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此二者共
屬下之字故知不可一槩論也

周官曰弗學墻面論語子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
猶正牆面而立也歟君陳曰爾惟風下民惟草論

語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之上之風必偃
皆是本乎書語也

从之推公用之裴度公之斯尹公之他之字助辭也
道鏡侍序謙女立而有太淫之醜聲聞于天下流于
後世林子曰何異於嫪毐于秦太后哉惠美押
勝者吾朝之臣不韋乎道鏡者吾朝之嫪毐乎
林子曰武烈者本朝之桀紂乎其暴惡亦孔之醜
書堯典曰晷三百有六旬有六日春秋書十有一年
冬十有一月二十有九年冬十有二月左傳二萬

六千六百有六旬四百有四十五甲子漢志列之
作四百四十有五甲子子寶曰十盈則更始以奇
從盈數故曰有字書曰有又也

春秋傳曰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資食不繁
昭其餘也於皇太神宮有之

易古有五綱今有程傳朱義書舊則孔安國新則蔡
沉傳之詩舊則毛詁鄭箋新則朱子集傳春秋古
則三傳今則胡氏傳之左氏有杜氏有林氏禮記
有鄭氏註又陳澧集說焉自來古本已廢永樂中

翰林胡廣等奉勅作四書五經大全皆非古是今
於是乎舊本掃地又有性理大全者與四五同行
于世是皆以程朱傳千歲不傳之道故也與向之
所謂訓詁詞章之俗儒天地懸隔本朝古來四道
儒家以舊本爲之故綿綿不絕是以或謂余曰學
者先宜以舊註學之而後又見新說然則不躡等
也如何余答曰可也以余言之舊註者筌蹄也新
註者魚兒乎然亦以此必爲魚兒不可也小也不
得我道之大魚大兒也

文用爲字多奇論語子路篇云雖多亦奚以爲哉莊
子逍遙遊云奚用之九萬里而南爲張方平詩曰
才如韓彭猶蘊醢安用思他猛士爲三則一也又
論語爲政曰是亦爲政奚具爲爲政奇絕千三也
凡作爲文章多用而字而字則不爲文理大底而
字承上起下之詞也論語學而述而之類是也雖
然用之於決辭者亦有有之矣夫唐棣之華偏其
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又楚狂歌曰已而已
而今之從政者殆而此悉助語也詩曰侯我於著

乎而左傳不其餒而見亦同矣
論語雍也篇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
免於今之世矣謝氏而字爲不字程伊川說謂無
鮀之巧言與朝之美色難免於今必見憎疾也金
氏曰而有而字猶與字古者兩事相兼者以而有字
中迎之此則古註之所未言也

陳后山曰杜陵以詩爲文昌黎以文爲詩各千載一
人者乎樊川所謂倩麻姑爬痒處信哉

柳宗元曰吳決詞也大底如此用之獨如子曰巧言

令色鮮矣仁者幾希

具多羅葉其長三尺或四尺其廣四寸如芭蕉其兩
端齊整一切最堪書字出于沙邏羅國其國在日
本之西南去肥州平戶海路三千二百里所謂釋
迦佛降誕之國也至今土俗最信之有河蛟龍在
焉動害人其水常濁因潮來往船亦漕盪所謂恒
河者乎有鳥其色黑形似鴈大五尺許河邊常成
群其大鳥王丹頂而有冠此鳥初食人而後餘鳥
隨之如有君臣禮也國人死時或投河而與蛟龍

或拾野而畀彼鳥皆以從其遺言此又所謂靈鷲
者乎有堂金佛在焉大像也有塔亦金佛像安之
世傳釋迦之所作也其外佛殿堂塔往往有鳥所
謂天竺國者乎又其國有紙或白或黑黑亦有黑
白故白紙則用黑黑紙反之又曰河中有白龍
號之龍王土俗男女可法刑之有疑則使之決之
有罪者龍王即食殺之其外奇迹甚多不可勝記
云云

應神皇帝六年始傳漢字十有四年百濟國貢女工

十有五年秋八月百濟國貢五經及博士具後秦
弓月率一百二十縣民而來朝又漢阿知使王率
十七縣民而來朝其民衆織綾因賜姓阿耶云云
又云秦民蠶織因賜姓字豆麻佐言其績紡隨手
而益如波來爲渴也而其所獻綃綿軟於肌膚故
訓秦爲波陀也乃以其綃而纏祭神釵首今其俗
猶然云云事在右記拾遺書

邵子問曰雷何處起程子曰雷起所起
自新田足利亂而有南帝有北帝孰爲正統乎以後

嵯峨之命見之則有兄弟相反之義然則後醍醐
崩後持明院可繼乎而未有受禪奈何哉有父子
相繼之法則速後村上之子爲南帝然則吉野之
龜居其陸秀夫舟中歟又如何

莊子號南華如何曰莊周夢爲蝶入於南園之華葉
近頃有一書云南陽方也於卦爲離之明也莊子
之書明而有光華故名

蟹曰桀步以其橫行于天下也巫曰禹步以其不遇
邪惡也河豚曰西施乳以其宴安酖毒也菜曰元

脩蔓菁曰諸葛以其利民食也吁善人不善人之
名及物亦若是不思且懼乎可不誠之乎

王右軍謂心在筆先柳誠懸曰心正則筆正蓋人心
使肩腕又使手指其所把持者筆也方寸中有方
有圓其所運動得其正筆隨之而文字之方圓無
所不可也是不止筆勢字體而已事之皆然故曰
心者一身之主宰也

孔安國尚書序曰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墳
道也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

典典常也言常道也按周禮有三皇五帝之稱故
安國說三皇五帝如此又史記秦本紀有上古皇
帝之稱號是故後世多從安國之說雖然仲尼唯
以包犧神農黃帝堯舜爲五帝故胡氏獨從焉

書云玩物喪志玩人喪德謝良佐愛一硯程先生曰
玩物喪志良佐聞之汙流浹背於是放棄其硯按
西旅貢獒武王受之召公作書戒之諫之玩物喪
志者周書旅獒篇之語也雖然玩物適其情謂之
游則所玩亦有異歟

說卦寡髮陸氏釋文作宣髮莊子曰窮髮之北言不
毛之地也本草蔓菁子油燒蒜髮蒜髮者白髮也
南華之文以無爲有戰國之文以曲爲直東坡無之
我朝儒臣播名唐國者粟田真人朝衡也善書之人
乃滕道長野人若愚藤佐理也見于唐書并謗苑
集事淵海

不學而有官爵馬牛襟裾猿狙環珮無智而溫飽酒
囊飯袋行屍走肉吁

醫緩事在左傳而醫者皆可常言也然左傳簡而搜

神記頗詳且膏肓者本爲不可治之處故世有泉
石膏肓貧在膏肓之語雖然千金方有膏肓穴灸
法由是灼艾者多効

黃帝時扁鵲戰國時扁鵲是二人同名其難經評林
載之亦本于史記正義也黃帝時大盜曰跖周世
亦有盜跖黃帝臣有雷公後世又有雷公造炮灸
論堯時羿射九日夏世亦有羿此皆假古人名而
呼之者也秦越人號扁鵲亦然乎黃帝之醫有倉
公漢淳于意亦號倉公堯時巫咸作鵠術鴻術者

醫術也殷世又有巫咸與伊陟同時
我家有二十一史三部司馬遷史記班固前漢書范
曄後漢書陳壽三國志唐太宗晉書沈約宋書蕭
子顯南齊書姚思廉梁書姚思廉陳書魏收後魏
書李百藥北齊書令狐德棻後周書魏徵隋書李
延壽南史北史宋祁歐陽修唐書歐陽修五代史
脫上宋史遼史金史宋濂等所撰元史摠計二十
一史也余有所參考而視諸舊本史漢則其註甚
略亦惜哉欲見史記西漢之註解須據舊本

讀史漢宜監君臣得失治亂興亡又宜學文法通監
之類亦然讀韓柳文宜考議論擇文法讀文選宜
知其體識其字且考事迹于李善註讀李杜詩宜
攷六朝風成一家雖然六朝詩文載于藝文類
聚初學記者未必蔑視焉李杜文字亦出自六朝
者不少唯其風格有奇有正是所以洗六朝之習
氣也讀彭澤詩宜知其自然之妙寒山拾得詩稍
近之非皎然靈徹之所覃乎讀歐蘇文宜取其平
易莫取縱橫屈曲讀蘇黃陳詩宜取其復古莫取

其怪異就中陳詩規老杜者亦有焉

惺窩先生告余曰無極而太極言無形而有理也又曰中者箇理之異名也余聞而喟然其後讀儒者書所到皆有破竹之勢嗚呼快哉

詩鄭風溱洧二水名許慎說文引之溱作漣音與溱同而溱字別出其水所出亦不同且說文所引六經字與今世所行多不同者容齋五筆駢志丹鉛錄等往々言之慎與鄭康成異者多然漣漣字陸德明旣言之

朱文公註魏伯陽周易參同契題曰空同道士鄒訢是隱其名也鄒本邾子國也邾朱音同訢音相近猶如殷衣音同也亦是伯陽旣隱其姓名在參同契之末越絕書亦後漢之李膺袁康所著而隱其名載于書中且孔融離合詩亦然但以音通而隱名者有之後世呂洞賓稱回道人亦是字形似而隱匿之也余嘗見參同契諸家註又借惺窩所藏鄒訢註盛執後惺窩亦歿旣而萬方求之未得焉于朝鮮于大明商舶覓之不來頃見方壺外史

陸西星之註釋未快然

史記有爲左傳國語所掩有爲戰國策所掩有爲尚
書禮記所掩是所訟襲也游俠傳酷吏傳貨殖傳
平準書封禪書等之類太史公自筆得意之文也
高祖功臣戰伐之處如親見其戰場宜哉后世執
簡者取法于此矣

淳屠宗果訴張子韶以參禪因作頌曰子韶格物妙
喜物格欲知一貫兩箇五百蓋以聖人一貫之道
譬諸一索貫千錢者先儒之說也果以此呈似子

韶子韶見地不堅定被他恐動入爲佛奴亦可笑
罵爲吁惜哉黃氏曰鈔謂宗果謁張南軒而問一
貫南軒荅曰一貫不爲汝言汝先道將忠恕來果
閉口而退果是禪家大辯才者也平生說禪胡說
亂道任口而言孟子莊子荀子子之類推之指
一經錢以爲一貫其作畧如子韶不能知之遂陷
其術中南軒之明哲使他籍其口與子韶豈啻霄
壤而已哉賢否優劣可以見焉
自我作古猶言自吾始也作古一云爲古

魚之至大者海鰐也其至微者泥鰐也鰐或作鯢其
小大雖異其形相似海鰐者所謂鯨也莊子所云
鯢者極長大者也國語所云鯢者魚子也小者也
以至小爲至大者莊子之寓言歟
寡髮宣髮窮髮皆是不毛之意也寡髮見說卦宣髮
見考工記註窮髮見莊子逍遙遊篇不毛見孔明
出師表左傳曰澗溪沚沚之毛杜預曰毛草也韓
詩外傳曰草木地之毛髮也又頭童言禿髮也華
顛言白頭也戎髮種々言短髮也

少年髻年妙年髻齡冠歲童年弱齡皆漸至二十之
謂也

本朝古人名改其文字者藤原不比等初曰史藤原
馬初養曰宇合橘廣相初曰博覽又大枝大江凡
河內押河內山城山背近江淡海大和養德耶摩
堆之類猶多皆是鄉音之近者或訓或聲假借之
也又阿部仲滿一云仲麻呂藤原仲滿一云仲麻
呂麻呂二字與滿一字通用呼之歟又大己貴神
大汝神大穴持神皆一而其字不同亦借訓也忌

曰由機次曰須歧後人改云悠紀主基而忌與齋
共訓曰由機推上頂之例而可知倭語之用字庶
乎舉一而明三也然則雖百千可以例焉

山堂肆考云成都府太城秦張儀所築後又築少城
在于城西少城也子城即太城也余思凡治
城旁別築者曰子城譬如茅有附子側子歟今以
子城稱太城則子代父為主之意歟

我朝富士山之名播于異域者義楚六帖云日本國
最高山號富士一曰蓬萊秦時徐福來此又宋瀛

日東曲有富士山絕句而我國沙門津絕海入大
明明太祖問徐福事津賦絕句謂徐福祠在熊野
又南禪寺僧岩惟肖謂凡指蓬萊者三處一曰富
士一曰熊野一曰尾州熱田

我朝年甫寫字者皆稱試筆故試簡試兒試額試瓢
試毫或稱試春比比皆然蓋叢林家作偈者之所
初爲乎官家先儒學士博士之文集未之見也宋
六一居士有試筆詩唯言試筆之好惡也

尚書尚上也以其上卞之書故名焉是孔疏之說也

然孟子引之稱書不稱尚書也左傳引之稱夏書
商書周書亦不稱尚書也禮記引之舉書中篇名
亦不稱尚書也然則古昔唯曰書而已詩雖有齊
魯韓毛唯曰詩而已又此類也後世官名尚書尚
主也凡稱尚衣尚藥尚金尚闡之類皆此字義也
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刑部工部謂之六尚書又號
六曹白樂天詩尚書讀作平聲冠萊公詩曾幸太
平回一事江南閔穀老尚書又尚作平聲六經之
尚書六曹之尚書字同義異周禮天官司會鄭註

會大計也主天下之大計之官之長若今尚書賈
公彦疏漢之尚書亦主大計故舉以况之也陸氏
音義尚音常

夷齊採薇食之一女子曰薇亦周地之物也因不食
而死余見李衛公外集夷齊論云昔夷齊不食周
粟餓于首陽之下仲尼稱其仁孟軻美其德孟子稱伯
夷聖人蓋以取其節而激貪也所謂周粟者周王
所賦之祿是也諫而不從不食其祿可矣至於聞
叔媛之言輟飧薇蕨斯可謂不智矣夫薇蕨者元

氣之所發生四時之所順成日月之所燭風雨之
所有周焉得而有之哉若以粟者周人之播殖則
夷齊得非周人乎反覆其道盡未當理然夷齊之
行實誤後人於陵仲子慕夷齊者也乃至不義其
兄之祿潔則潔矣仁豈然哉厥後商洛四友畏秦
之酷避秦之禍豈止潔其身而已然殮紫芝以為
糧飲清泉以為漿終老南山以養其壽斯可謂仁
智兼矣余謂所謂淑媛者一女子也德裕同時有
之下可以興起與德裕
所論是與德裕卑哉

鄒陽傳云鷖鳥累百不如一鶚後漢龐參為左校令
時先零反樊準薦參曰鷖鳥累百不如一鶚又三
國吳擊武陵賊諸將不能下孫權曰鷖鳥累百不
如一鶚令呂蒙討平之孔文舉薦禰衡曰鷖鳥累
百不如一鶚俗呼舉人為鶚薦本於此也
呼書狀包紙為可漏子余考山堂肆考三十六卷曰

可漏子謂封皮也是也

唐太宗詔高士廉韋挺岑文本修氏族志參考史傳
檢正真偽進忠賢退悖惡先宗室後外戚退新門

進舊望右膏粱左寒俊合九百二十三姓千六百
五十一家外降去來時稱允當以山東士人尚關
關嫁娶必多資人謂之賣婚也至高宗顯慶中許
敬宗等謂其書不叙武氏本望奏請改氏族志為
姓氏錄以後族為第一等云云是諂于則天也本
朝弘仁年中萬多親王奉勅撰姓氏錄三十卷頗
為詳考其後諸家雖有系圖其間非無所私各誇
其門地頃年有台命考武士世系余父子與其
校勘以事繁多故與奉行者胥議白配付姓氏於

是余父子撰清和源氏使他人寫藤原氏且寫諸
氏衆皆不辨是非不識真贋凡就向陽子受其指
南然一方之聾盲終不能知也聞南鄭等以為若
徒矣ミト撰訖一百八十卷又以國字而寫者一百八
十卷合三百六十冊奉行者呈上之乃納文庫有
議于列者有言聞說武氏自夸戰功嚇祖父之勇
名未知果然否其年已久其見者已死聞者亦死
傳稱者人人之口不同比比叨叨其間有之者纔
晨星而已信長起自武人行伍秀吉起自卑賤奴

僕相從者妍民偷兒推理與屠狗販繒之徒沛公
同日之訟也何世系之有哉余聞謂不然若原其
本則闔國皆其遠近之胃與日神月神共為同胞
分其枝則為皇別為神別來自異域者為蕃別是
萬多親王所既叙也又何贅哉文自兄弟別者悉
從自父故曰從所謂從兄弟再從兄弟之三也豈
自曰神至于今日千從萬從亦不為不可也衆若
画所据不可取焉况本朝質素而不如中華好文
字多記誌也今已知者寡矣後又何求而得乎按

太宗子彼考弘仁于此校正武人系譜于當時縱
存百千于十一亦賢乎已

晉人帖中有信字謂使也如信到言使者來也又有
郤字猶退也如小郤言少退也百川學海舊本有
法帖釋文可考

孔子生卒年月不決左傳云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
丑卒公羊傳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生史世
家裏二十二年庚戌十一月庚子生哀十六年壬
戌四月己丑卒年七十三家語卒年七十二或曰

卒日乙丑非己丑也乙丑乃四月十八日若己丑則五月十二日索隱又謂若孔子以襄二十一年生至哀十六年卒為七十四若襄二十二年生則卒年七十三大明宋濂作孔子生卒詳言之而未一決案孔子六十代孫承先有誌云孔子生於襄二十二年庚戌十月庚子即今之八月廿七日也卒於哀十六年四月乙丑即今之二月十八日也是為得實其所謂北一年十一月生與己丑卒非也又孟子生于周定王三十七年四月二日即

今二月二日卒于赧王廿六年正月十五日即今之十一月十五日也年八十四鄒邑里人至今遇冬至廢賀節之禮蓋有自來矣山堂肆考四十六可考

本朝謂書學為入木為臨池臨池者後漢張芝學州寫畫家所有絹帛于池邊其水為黑是也入木者宋吳淑筆賦逸少驚入木之七分仲尼止獲麟之一句晉世北郊祭文帝命王羲之更寫之工人削之羲之筆已入木七分

或云入石三又按漢桓帝分未詳所據

召王遠問災祥遠乃題四百餘字於宮門帝惡而
令削之外字去內字復見墨皆入木裏遠字方平
黃帝時有師曠與帝共論年之吉凶草之生產見博
物志晉平公時有歸曠善知音律而論樂見左傳
禮記黃帝時有扁鵲善醫戰國時有秦越人號扁
鵲著黃帝八十一難經見難經評林且史記有扁
鵲傳堯時羿射日見楚辭淮南子夏后時有羿善
射與寒浞共篡夏遂爲浞所殺見尚書左傳周靈
王之太子晉一名王子喬外仙駕鶴從道士浮丘

伯時人見之緱氏山在神仙傳後漢明帝時葉縣
令王喬有道術有鳧舄事見范史且云是即古之
仙人王子喬也又王喬一人食肉芝得爲仙見氏
族排韻又黃帝之時有大盜曰盜跖周有盜跖其
徒三千人贈人之肝以爲盜掠魚忌憚者莊子稱
柳下惠之弟曰盜跖而與孔子邂逅相逢按惠在
魯僖公之世先孔子百四十年莊子之寓言詆
孔子其至是歟堯時有巫咸作鴻術見水經註殷
有巫咸見尚書序

舜典疏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
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孟子萬章篇竄作
殺周大司馬九禁之法憑弱犯寡則肯之賊賢害
民則伐之暴肉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
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
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禽獸行則滅之旦考
之于春秋經傳可以見矣戰國策蘇秦說秦惠王
曰昔者神農伐補遂黃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堯伐
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

王伐紂齊桓仕戰而霸天下此九句連用八伐字
而黃帝齊桓二句長而餘七句短亦是文法之一
體乎

朱子大學序八歲入小學十五歲入大學諸儒皆引
漢書食貨志以爲之據按桓寬鹽鐵論亦云古者
十五入大學與小役二十而冠與戎事云云孔子
曰十有五志于學

鄒長倩與公孫弘書有云樸滿者以土爲器以蓄錢
具其有入竅而無出竅滿則撲之士有聚歛而不

能散者將有撲滿之敗可不戒歟予謂銅鴈者縛
其頸以捕魚之入而頻吐焉豈非撲滿乎貨悖入
則悖出

四十年來蠻舶載未有草藥蠻語曰多婆胡刻其葉
火之吸其烟其初崑崙兒之卑賤奴隸之徒樵采
爲管包其乾株葉以咽其熏烟漸々效見無貴賤
皆用之於是打鑰銅如牽牛花形附于竹管頭洞
管中節加銅管小口于管本以吸之奢者至於以
金銀作管者殆似龍髓之食烟火歟其流弊不能



已也可憫咲焉余嘗在長者席若徒吸之眩暈不
可堪也手不取之已數年矣一夕在候伯之宅又
吸之稍覺制尸蟲因循苟且時々及此項年朝鮮
聘使來貢其從者朴真卿魏螺山彼邦之進士也
推稱學士與向陽子函三共爲筆語依或人所欲
聞而問曰多婆胡者葭蒼歟學士亦吸之否答曰
近自南方來人皆吸之號曰烟酒欲止不能遂以
爲弊云爾予按譚峭化書云躑躅之酒鳥喙之哺
葭蒼之膏治葛之乳初嗽之若苾再嗽之若黍復

嗽之若九又嗽之若哺是漸之使然也安祿山與
奚契丹戰雜莨蓂於飯中而去奚食之乃醉祿山
還兵擊奚以勝此草有毒明矣白樂天詩不見蓂
蕩花狂風吹不落今有栽而生花者能耐風然則
所云多婆胡果蓂蓂歟願得誦本草者共論之向
陽函三未嘗有一吸之余大喜焉他後以余嗜典
籍欲理義之悅口爲如文王之蒲菹屈列之芟曾
哲之羊棗而勿以蓂蓂若史蔡謨之蟛蜞梅聖俞
之河豚余所大畏也

沈炯幽庭賦其未有諺曰故年花落今復新今年一

故成故人那得長繩繫落日年々月々但如春予

謂李太白惜餘春賦有長繩繫白日之詞步于沈

炯乎

明朝尹商撰古今名將傳以分品差其中有太
孫武韓信吳漢周瑜王濬李靖范蠡張良韓
李勣郭子儀李光弼吳玠之屬
將國秋青之屬
屬藝將仁貴之屬
之岳飛關將艾之類
勇將張飛文將郭元振裴度冠仁
準郭文天祥之輩

將曹彬趙等之標題然皆號曰名將若猶推廣言
之漢高祖世祖後周武帝唐太宗明太祖者主將
乎南仲方叔管仲范增之類者英將乎曹操宇文
泰之類者雄將乎項羽高歡楊素之類者猛將乎
曹參周勃賈復之輩者驍將乎彭越黥布石勒之
輩者梟將乎溫嶠謝玄賀若弼之輩者領將乎田
單耿弇之屬者神將乎李廣單雄信之屬者飛將
乎王翦趙充國馬援王濬司馬懿之流者老將乎
其餘猶多又緝王欽若曰福將梁侯景有豕突勢

可謂突將乎又謂既有仁將智將則何無義禮信
乎翟義劉縯徐敬業之徒者義將乎孟明視瑄盾
郤至之徒者禮將乎羊祜陸抗之徒者信將乎至
若穰苴斬莊賈武侯斬馬謖張魏公斬曲端可謂
嚴將乎猶尚以類而名之不止此也
錢希言雜纂戲瑕一云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禮云瓜祭上環斯可證矣蓋古人凡食必祭物之
先故蔬菜瓜三者物雖微而食之羹之祭之不敢
不致其追敬之禮仲丘所以必齊如也先儒訓詁

改瓜爲必於義未通亦豈聖人之旨歟羅山按朱
子鄉黨集註既有瓜與必字之二說

又云韓馮一稱韓朋馮驩一稱馮煖向平一稱尚平
荀卿一稱孫卿匡俗一稱廬俗馮婦韓娥徐夫人
丁夫人翠鴛鴦陳意奴趙飛奴皆男子也而或疑
爲婦人許負曹豐生劉賢得王聖陳君丈王伯榮
關別駕皆婦人也而或疑爲男子龍陽君本美男
子也而名疑謂魏安釐王幸姬號龍陽君鄭櫻桃
石虎后名晉冗從僕射鄭世達家妓也而載記謂

虎寵惑優童鄭櫻桃諧殺郭崔二氏班孟石公子
范成名楊正見並女仙也而其名像男子柳條青
三朶花婆娑寐感庭秋並仙人也而其名像女真
梁鴻妻孟光而蜀志亦有男子孟光元魏之名將
李平而漢亦有婕妤李平離騷載巫咸稱楚臣而
漢武帝時有仙人巫咸漢高祖時有韓信而同時
降於匈奴者亦韓信事夏爲宗伯者鬻熊而周封
之爲楚祖者鬻熊符堅時有王猛而齊侯伐晉與
東郭書讓登夷儀城者亦王猛范蠡爲鴟夷子皮

而田成子之臣常夜告成子為旌節以起宰我之
伏卒遂殘之者亦鴟夷子皮七月七日過蔡經家
者仙人王方平而性好山水垂釣於上虞江者又
一王方平也貞觀中居大任入相中書者馬周而
斗酒濯足於新豐市上酒家者又一馬周也坐知
四方之事入上疆洞中者中山劉商而與賣藥道
士登揚州酒樓者又一劉商也學識好古有名於
時為成都少尹者是太和中李章武而與逆旅主
人婦死後交合解贈西王母所遺靺鞨寶者又一

李章武也世喜傳訛稱謂易亂苟非辯證將安所
適從哉云云予謂古今同姓名者往往多矣豈唯
止而已哉

周書微子之命孔穎達疏引史記宋世家云武王克
殷微子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武王
乃釋微子復其位馬遷之書辭多錯謬面縛縛手
於後故口銜其璧又安得左牽羊右把茅也余按
皇明楊慎謂如史記之言則微子有四手以此誠
馬遷蓋有本于孔疏

微子銜璧
見左傳

大學之明德本于堯之後德文王之敬止本于堯之
欽明即是聖學之基本也

日本天子皇子讀書始用御注孝經是唐明皇所製
也而不加孔安國所傳之詳也讀孝經則須考朱
子刊誤

韓柳所以善屬文章皆以本于六經故韓云麟之爲
靈咏于詩書于春秋雜出傳記百家之書是麟一
事耳先援詩與春秋次參用傳記百家其它皆然
且進學解所云云李漢序所云云亦是莫不本於

經柳之與韋中立書論爲文之涵復莫不參考之
六經宜哉此二子爲文章冠冕而韓優乎

訓詁本乎爾雅有廣雅有小爾雅有埤雅有爾雅翼

李太白居草堂號其集曰草堂集之中多樂府歌曲

故後人呼小詞爲艸堂詩餘

聯句久矣昌黎爲上城南長莎柵短奚論長短哉只

擇其耦可也

日本與中華雖殊域然在大瀛海上而朝暾旭輝之
所煥耀洪波層瀾之所漲激五行之秀山川之靈

鐘於人物故號曰君子之國昔治教清明之世才子智人輩出於間氣豈讓異域乎時有古今理無古今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起故尚立志古史者編年月魯史春秋是也仲尼就而筆削焉後世通鑑祖之正史者分部類太史公書是也本紀年表書世家列傳已立以後班范陳壽之輩皆祖之

三閭愛蘭取其芳也彭澤愛菊取其晚節也和靖愛梅取其清苦也茂叔愛蓮取其德也非常人玩花

草而無所取者唐傳奕作高識傳韓愈作原道佛骨表宋歐陽修撰本論司馬光撰家禮云不作佛事至程張朱子排闢之真深切著明也而人之好恠也甚哉予今不輟且云一韓摧佛佛無摧謂愈也又云三武破僧僧不破謂後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皆沙汰僧道也

莊子齊物論云堯伐宗脍胥敖說者云皆國名或曰寓言路史載宗脍胥敖其地在某處然不然見不

可信

書序曰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孔安國傳云海東諸夷駒麗枝餘貆貊之屬陸氏釋文云肅慎馬融本作息慎北夷也貆戶旦反地理志音寒麗力支反孔穎達疏曰漢書有高駒麗枝餘韓無此貆貆即韓也音同而字異爾余謂高駒麗一作高句驪即高麗也馬韓亦韓辰韓謂之三韓所謂新羅高麗百濟也新羅一名雞林若孔疏則三韓亦當曰三貆昔肅慎人來于日本載在日本書紀又我朝

聖武帝時渤海王以使者獻書狀并貢物云高麗國亂去都逃移渤海此葦爾小國耳太元之末高麗國大臣門下侍郎李成柱遂棄勢篡國并吞新羅百濟分國郡爲八道洪武年中李氏請大明乞改國號曰朝鮮大明許之故其後聘使齊國書來皆曰朝鮮國李某至我朝寬永年中彼用大明年號崇禎○又按肅慎今可在韃靼中呂刑正義曰漢世問罪謂之韃斷獄謂之劾王篇序云天粟晝零市妖夜哭蒼頡造字時天雨粟

鬼神夜泣之事也又顧野王進玉篇啓云取衣雖
樹則肅慎識受命之興夷波海水則越裳知聖人
之德上句言成王時周公營洛邑後伐東夷肅慎
來賀作賄肅慎之命謂此乎武王嘗欲治洛而未
果故周公告成王以營之且有肅慎氏楮矢石磬
之事雖然取衣雖樹未詳又周公攝政越裳氏重
譯而來曰天無烈風淫雨海不揚波三年想中國
有聖人出乎於是來獻白雉此事在後漢書章懷
注引尚書大傳云爾或云越裳人迷歸路周公作

指南車以與之

無恙字在戰國策其後人皆以此爲無事之義如後

漢馬援傳云伯春無它亦此意也余頃讀周禮秋

官司儀注曰君不恙乎二三子不恙乎

云不恙而不云無恙

此字奇

月令孟春不可以稱兵稱兵必天殃

逆生氣

兵戎不起

不可從我始

爲客不利

此以可入于兵書

曾子問篇召公言於周公周公曰豈不可鄭玄注云
言是於禮可不許不也陸氏音義云周公曰豈絕

何言是豈絕句於禮不可絕句道春謂作文者用豈字爲絕句可以

見馬元豈字何字之義也

趙高指鹿爲馬以欺二世在史記人皆所知也潘岳西征賦野蒲變而爲脯注云趙高欲爲亂先設驗以野蒲爲脯獻二世言蒲者誅之禮器鄭玄注云秦一世時趙高欲作亂或以青爲黑黑爲黃民言從之孔氏疏云以青爲黑以黑爲黃鹿爲馬之類也鄭氏相傳知之

白氏長慶集五十卷爲五卷每卷十卷其後增長慶

以後詩文號白氏文集共七十卷爲十卷每卷七卷麥與帙同書衣也劉孝綽作梁昭明太子集序云編次十卷爲一帙然則樂天文集之帙亦効昭明歟

禮記哀公問篇公曰寡人雖無似也鄭玄注云無似猶言不肖孔子疏云肖亦似也哀公謙退言已愚蔽無能似類賢人也韓愈答張籍書曰吾子不以愈無似云云近世多用不佞弗類亦是不才不肖之意也顏子冉有曾子皆曰不敏諸侯曰不穀曰

孤曰寡人臨屠曰山

古人贈答唱酬唯取其意不取其韻字謂之和韻見

杜甫高適相贈詩可以知之韻字同押則始自元

白劉而皮陸多效之又鍾繇王羲之之十字文其

詞語不屬唯取其筆法字勢而已梁武帝命周興

嗣次韻蓋是不同于先人所作之韻字而連屬其

詞以為韻語是今所行之十字文也然則次謂次

序也非同押也

四書譬語 大學引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又云

諺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又引康誥

曰如保赤子中庸曰政也者蒲盧也鄭玄以為果

為蒲也又引詩云衣錦尚絅詩作論語云北辰居其

所而衆星共之又云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又云繪

事後素又云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又云天將以

夫子為木鐸又云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

朽也又云犁牛之子騂且角又云觚不觚之哉觚

哉又云於我如浮雲又云鳥之將死其鳴也哀又

云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又云逝者如斯夫不

舍晝夜又云譬如爲山譬如平地又云苗而不秀
秀而不實又云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又云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作偏晉書又云色斯舉矣翔而
後集又云駟不及舌虎豹之鞶猶犬羊之鞶又云
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又云人
而無恒不可以作丕瑩又云驥不稱其力稱其德
也又云有馬者借人乘之又云虎兕出於柙龜玉
毀於櫝中又云懷其寶而迷其邦又云割雞爲用
牛刀又云不曰堅乎不曰白乎吾豈匏瓜也哉又

云正牆面而立又云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又云譬
諸草木區以別矣又云賜之牆也及肩夫子之墻
數仞又云仲尼日月也又云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孟子云以五十步笑百步又云刺於人而殺之曰
非我也兵也又云知夫苗乎又云挾太山以超北
海爲長者折枝又云緣木求魚又云故國者非謂
有喬木之謂也又云教玉人雕琢玉哉又云雖有
知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又引孔子曰
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又云無若宋人然又

云惡濕而居下也又云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
又云以燕伐燕又云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又
云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又云枉尺而直尋又
云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又云脅肩諂笑病于
夏畦又云伯夷之所築歟盜跖之所築歟伯夷之
所樹歟盜跖之所樹歟又云泄之猶杏杏也又云
惡醉而強酒又云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
也又云水之就下獸之走壙又云為淵敵魚者獺
也為叢敵爵者鸛也又云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

又云水哉水哉又云西子蒙不潔又云求富貴利
達者其妻妾不羞東郭墻間祭者又云鑽生魚於子產又
云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又云智譬則巧也聖譬則
力也又云性猶杞柳也義猶柎棖也性猶湍水也
又云牛山之木嘗美矣又云一日暴之十日寒之
又云夷狄誨二人夷又云舍魚而取熊掌又云舍
其梧櫟養其櫟棘又云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
又云大貉大狢小狢又云觀於海者難為水又云
握井九軌而不及泉又云臯陶為士瞽瞍殺人又

云魯君之宋呼於瑤澤之門又云紵兄之臂子謂
姑徐々云爾又云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
為拙射變其彀率又云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
之察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又云盡信書則不如
無書又云城門之軌兩馬之力歟又云是為馮婦
也又云如追放豚既入其茆又從而招之又云膾
炙與羊棗孰美若是之類猶有焉今不盡抄聖賢之說譬喻無過於孟子若走三
百篇皆合六義而譬況在其中
尚書譬語 五子之歌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胤征

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湯誓曰時日曷喪予及汝
皆亡仲虺之誥曰若苗之有蕞若粟之有秕湯誥
曰懍々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太甲曰若虞機張往
省括于度則釋盤庚曰若顛木之有由蘖又曰若
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又曰若射之
有志又曰若棄舟汝弗濟臭厥載說命曰用汝作
礪作舟楫作霖雨又爾惟翹釐爾惟鹽梅微子曰
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泰誓曰百姓懍々若崩厥角
又曰文考若日月之照臨牧誓曰牝雞無晨牝雞

之晨惟家之索又云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貔
于商郊旅葵曰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大誥曰小子
若涉淵水又曰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
矧肯構厥父蓄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又曰若稽
文子曷敢不終朕畝梓材曰若魯田既勤敷蓄惟
其陳修爲厥疆畝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
茨若作梓材既勤樸劉惟其塗丹雘洛誥曰其往
無若火始熾之厥攸灼叙弗其絕君陳曰黍稷非
馨明德惟馨又曰爾惟風下民惟草君牙曰心之

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

禮記譬語

檀弓云狐死正丘首仁也又云泰山其

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又云從若斧者爲
馬鬣封之謂也又云苛政猛於虎也又云蚤則績
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綏兄則死而子臯爲之
衰禮運云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蘖也君子以
厚小人以薄禮器云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
之有心也又云曾子曰周禮其猶醵歟玉藻云
君子於玉比德焉學記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

學不知道又云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
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又云蛾子時術之蛾是又
云善問者如攻堅木善待問者如撞鐘又云良冶
之子必學為裘良弓之子必學為箕始駕馬者反
之車在馬前樂記云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
折止如橐水居中矩句中鉤累累乎端如貫珠
雜記云縣子曰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剝經
解云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
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圓也又云禮禁亂之所由生

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哀公問云傷其本枝從
而亡仲尼燕居云子產猶衆人之母也又云治
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與偕之乎其何之譬如
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孔子問居云
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三無私坊記云君
子之道辟則坊顯辟顯又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
家無二主尊無二上表記云君子之接如水小
人之接如醴音義云接一作文緇衣云王言如絲其出如
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又云苟有車必見其軌苟

有衣必見其敝 間傳云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
綦大功貌若止 三年間云若駟之過隙 鄉飲
酒義云賓主象天地也介僕象陰陽也三賓象三
光也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四面之坐
象四時也

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理氣象數具于其中圖
象亦有似譬喻者只在于人取義耳但文言曰水
洊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係

亂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此
等之類雖云為譬喻亦何妨焉

平屈原賦注康瓠瓦盆底也惺齊嘗告余曰底可以
為助語也余當時為然其後謂此即漢書賈誼傳
此賦鄭氏注也鄭氏東漢末人也其名未詳此時
未有以底字作語助至唐宋平話用底字唯是無
蓋之瓦盆也清原外記常忠語僧德昌引朱子筮
儀所云櫝底以證之却是不為不可也欲問惺齊
則既歸泉

寒山拾得詩非尋常墨客之所及也僧志南考王之
時鑲梓朱文公因勸之今所行寒山詩集是也志
南嘗有詩云古木陰之繁短蓬杖藜扶我過溪東
沾衣欲濕杏花雨吹面不寒楊柳風朱文公云南
詩清麗有餘格力閑暇無蔬筍氣故深愛之
李涉葺屋詩從來愛物多成癖辛苦移家為竹林七
賢王子猷之後愛竹者涉乎所謂三年受用多栽
竹之謂歟杜元凱左傳癖王武子馬癖和嶠錢癖
王福時譽兒癖黃魯直香癖今如李涉竹癖此外

可多

二字之奇者格物自謙教情繫矩見於大學謙嘆慊
歉通用或云快也足也反之則云恨也少也又苦
獲素位燕毛蒲盧既稟致曲見於中庸又色難造
次顛沛無適無莫幾諫口給足恭執禮文莫間然
無寧敢死宿諾潤色方人夷侯卿原之類見於論
語加少數苦罪歲散蘇折枝蹙額疾視畜君旄倪
膚撓目逃樞苗浼我眉孰化者矜式龍斷路問深
墨罔民罔罔捆屨倍蓰蘊裡為問畫墁仇餉巨擘

辟廬徒善徒法鋪吸盈科幾希私淑簡驪良人少
艾接浙館甥臘較鑠我枯亡疇爾蹴然歛然敝蹤
親炙追蠡藐之之類見於孟子方今四書自朱子
集註出後家家戶戶莫不見之者雖然字義且不
能解之況義理乎況言行乎夫聖人言語自成文
章故著于其文字者或正直或竒妙或嚴恪共是
渾々然慤々然譬如風行水上自然爲文無意于
成文今姑舉四書二字之竒者尚有漏脫它日可
考表九經之中

月令廣義引漢武內傳云帝在承華殿燃九微光燈
焚百和香以待西王母王母果來時七月七日也
何遜七夕詩月映九微火風吹百和香是也

開通元寶唐武德年中所鑄錢也而誤讀爲開元通
寶以爲玄宗時鑄之且日開元錢有楊妃甲痕言
楊大真以爪指其模範故也

鑒方緝藥輕重則曰一字者四分一錢之一也一錢
文皆有四字則二分五釐爲一字

難經評林謂扁鵲者黃帝時鑒也戰國秦越人善鑒

故亦呼爲扁鵲

鑿緩說鑿子在膏肓以後呼不治之疾爲膏肓故有
左氏膏肓泉石膏肓貪在膏肓之語而孫思邈研
精醫術始灸于其穴以療治載之千金方

余幼讀書自頗識字而後唯勤習之而不及古人之
曼乙可以韻爾弱冠以後公云私云紛冗在身常
恐不克成學矣而於諸孟學庸有解十之七八于
章句集注者又誦六經而知其廣大精微而不易
測者又旁閱諸子考歷史通鑑等涉諸家文集校

若干類書日復一日以爲不足欲包羅古今牢籠
百家非無銳志然光陰荏苒至今白紛矣報之有
加平生欲發一方之聾育排一方之異端最恨力
之不贍也是氣之衰乎世之叔乎天運之厄乎雖
然志不可衰也楚狂以鳳兮衰也而諷聖人聖人
亦不夢周公以之自謂我衰矣聖人之心志何衰
之有哉亞父以七十歲佐項王不用則已我豈爲
之哉百里奚以七十餘歲用于秦以顯穆公不亦
賢且智乎太公八十西來輔佐文武皆是人人所

常知也而不如魚如文武之君何耳人只擊小鮮
不知屠龍之手而笑技之魚所用與見跛猫捕鼠
而不知驛驢之爲千里以鏽針之補破鞋而鈍置
太阿龍泉卞和以魚相玉者泣于山中伯樂遇鹿
與蝦蟆而不肯一顧何其相玉者寡而蝦蟆多哉
吁
鳶飛魚躍仁在其中南軒所謂我心亦同
邯鄲呂翁非呂洞賓也見漢隱叢話

